

(美) 霍凯特 著

现代语言学教程

下

索振羽 叶蜚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语言学教程

下

〔美〕霍凯特 著

索振羽 叶蜚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CHARLES F. HOCKETT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现代语言学教程

〔美〕霍凯特 著 索振羽 叶蜚声 译
责任编辑：张文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94千字
1987年5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01—8,500册

ISBN 7-301-00152-5/H·013

定价：2.55元

目 录

(下册: 历史篇)

伍 习 语

第三十六章	习语的形成	3
第三十七章	习语的类型	11

陆 共时方言学

第三十八章	个人方言、方言、语言	25
第三十九章	共同核心和总体模式	35
第四十章	美国英语的重读音节核心	43

柒 语言的个体发生

第四十一章	语言的个体发生	59
-------	---------	----

捌 种系发生

第四十二章	种系发生学的变化	71
第四十三章	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79
第四十四章	种系发生学变化的种类	87
第四十五章	种系发生学变化的成因	96
第四十六章	创新和留存	103
第四十七章	借用的条件	113
第四十八章	借用的种类	120
第四十九章	顺应和冲击	130

第五十章	类推创新	138
第五十一章	类推的另一些类型	146
第五十二章	语音演变的性质	153
第五十三章	合并和分裂	160
第五十四章	语音演变的结果	166

玖 语言的史前情况

第五十五章	内部构拟	175
第五十六章	方言地理学	185
第五十七章	比较法	207
第五十八章	构拟音位系统	219
第五十九章	构拟语素音位和语法	236
第六十章	比较法的其他结果	243
第六十一章	语言年代学	257

拾 文 字

第六十二章	文字	27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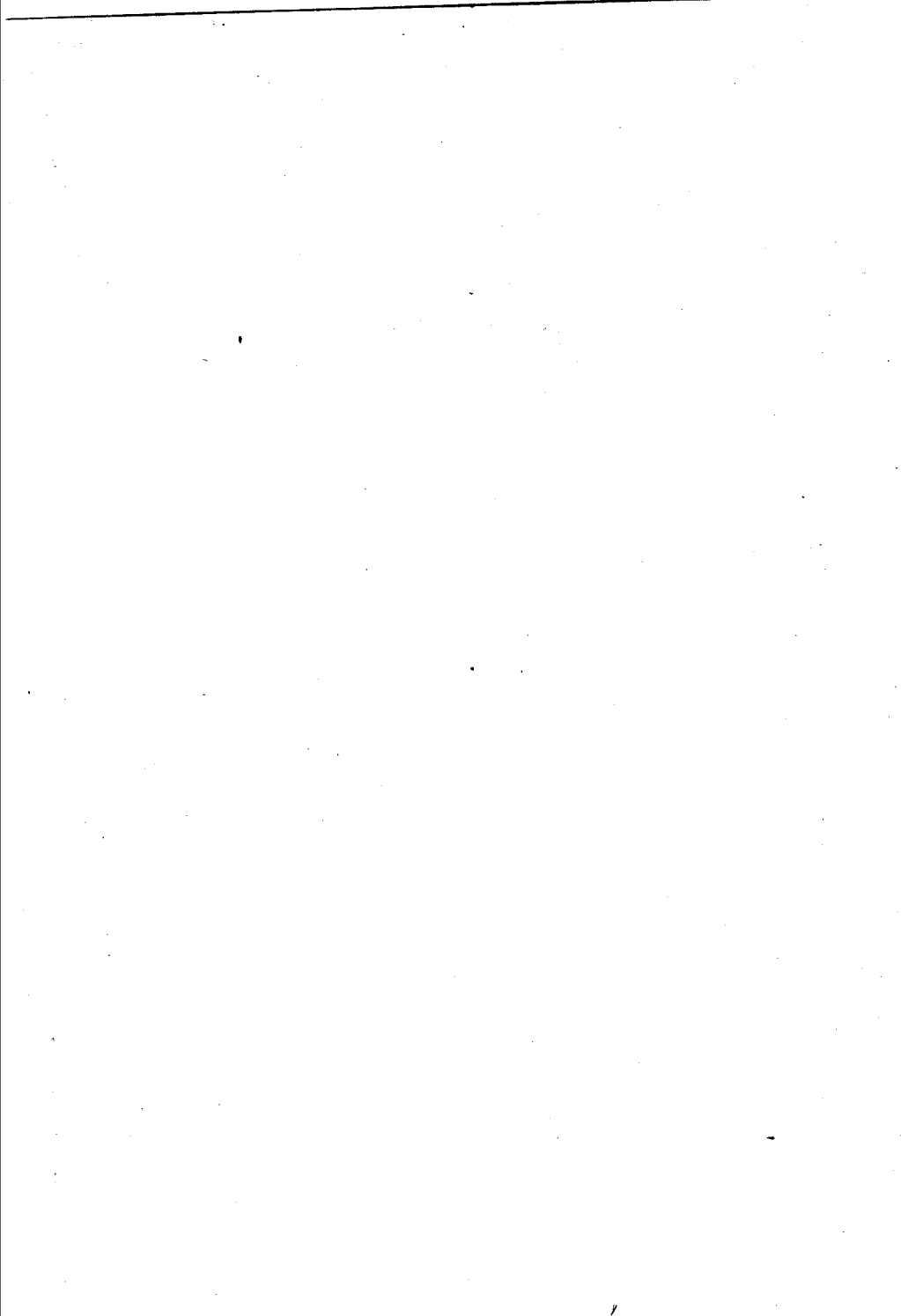
拾壹 文 学

第六十三章	文学	285
-------	----------	-----

拾贰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第六十四章	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301
	语言名称附录	317
	文献目录	335
	汉英术语对照表	343

语 习 伍



第三十六章 习语的形成

36.1 共时和历时

研究一种语言在确定的时间如何运转，而不管这语言以往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这种研究叫做描写语言学或共时语言学。研究言语习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种研究叫做历史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主要关心前者，现在我们就要结束对前者的考察，准备把注意力集中到后者上来了。

把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看成两个分隔的部门，仿佛每个情况只属于其中的一个部门，这是错误的想法。有些事情既跟理解语言在确定的时间里如何运转有关，也跟语言的变化有联系。习语的形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每种活的语言里，新习语经常地被创造出来，有的只出现一两次，然后就被遗忘，有的则长时间地存活下来。这个事实就给语言描写可能达到的完备性加上了限制，因为人们无法列出尚未观察到的习语，也看不到工作完成之后才创造出来的习语。人们也不能可靠地预言什么样的新习语将创造出来。可是，观察表明，每种语言在创造新习语中都有喜爱的模式。这种偏爱是语言构造的一部分，因此在语言的描写研究中要恰当地报道出来。可是，任何实际的新创造都能构成语言的语法系统中的一个变化，哪怕是很小的变化，许多小的变化在时间上积累起来，就能成为大变化。习语的形成在历史语言学中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36.2 习语的产生

读者都会想起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18.1)：说话人可以说出他以前从未说过或从未听到过的一些话来，这种话语对听话人来说同样是新的，却能懂得。确实，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它产生的方式相当简单：这新的话语是一个临时形式 (§19.4)，它是用熟悉的材料填入熟悉的模式构成的。如果我在一定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That enormous old house of theirs requires one hundred and nineteen pairs of nine-foot curtains* (他们那所古老的大房子需要一百一十九对九英尺的窗帘)，这句话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过去从未说过的。即使一模一样的话语在以前偶尔出现过，它也跟现在出现的毫无关系：因为我不是记得也不是引用以前说过的话语，而是根据环境的要求重新创造的。

可是，临时形式的第一次出现，本身不构成一个新习语的创作。这里要有一个附带的成分：这个新产生的临时形式的结构，或者伴随的环境，或者它们两者，总得或多或少有些不寻常的地方，使人记住这个形式。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跟过去的经验并不完全一样的情况。当对这部分新情况作出言语反应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出一个短语或话语来，听到的人如果也面临同样的新情况，就能理解它的意思。另外，一个人也可以用稍微不合惯例的说法对习常的情况作出反应，因为有语境的帮助，别人也听得懂。不论表达新，还是环境新，还是二者都新，都是事件赋予被使用的语言形式以特殊的意义，于是这语言形式就成了习语。

这里有两个例子。首先回顾§34.3中那个小孩说的 *What's a poy?* 这个话语的形式是不寻常的；无意中听到这个形式的家庭成员容易记住这件事，并把它讲给别人听。他们甚至会在家里使用 *poy* 这个新形式。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决定于孩子使用时的环

境；它也许并不指任何东西，但一定有含义。即使这个形式命运注定活不长或者不可能扩散得很广，它还是个新习语。也许这个具体的创造物在英语世界的不同的家庭圈子里已经独自出现过多次（§34.3 中介绍过的变析的其他实例，不管包括不包括改形，也都是习语形成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们设想另一套环境：X 太太带着一件新上衣回到家中，上衣的颜色介于蓝绿之间，妇女们给这种颜色一个奇特的名称，但明确地归入绿色的一类而不归入蓝色。X 先生赞美说：That's a nice shade of blue（蓝得真好看）。其后好几天，X 太太不时指着显然属于绿色的东西嘲弄丈夫说，That's a nice shade of blue, isn't it?（蓝得真好看，是吗？）在这里，话语的形式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不寻常的只是最初的伴随环境；然而这个话语至少暂时地有了习语的价值。

一个临时形式取得习语身分，其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总语境就是这个习语的规定语境。在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中，规定语境不是形式的。但种种形式的语境也同样起作用。诗人或其他文艺家有意识地追求新奇，常人在运用双关、妙语、等等时也是如此。一位探索了现代代数学的新领域的数学家可以这样写道：“分布点阵就是每次运算都分布于其他运算的点阵。”理解后半句意思的读者现在知道分布点阵这个短语在下文是什么意义，因为作者刚刚把它作为一个术语，也就是作为一种习语下了定义。另一方面，我们不理解后半句意思的人就得不到启发，对我们来说，分布点阵不是一个可理解的惯用说法，只作为一个临时形式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很接近我们熟悉的另一种体验：第一次出现时至少在场的人都感到滑稽可笑的口头幽默，如果讲给局外人听，往往索然无味。

36.3 习语和非语言的信号系统

把特定的新意义赋予熟悉的语言形式（或由一些熟悉的部分

组成的形式)只是贯穿于人类行为的一种现象的表现。这种现象基本上只有人类才有,其他动物如果有的话,也是少量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可能,最终只能归因于语言的存在和性质。

保罗·李维厄^①和他不知名的朋友约定,在北教堂亮起一盏灯表示英国人是从陆上来,亮起两盏灯表示他们是从海上来。

你告诉自己的朋友,“我来时鸣两次喇叭,所以你不必老是注视着我的车来”。

反间谍人员跟同伙约定,他一拉下窗上的窗帘,他们就应进入公寓来抓敌特,那时他已掌握了罪证。

在欧洲各国政府代表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整个欧洲通用的路标,规定什么样的标志表示前面是什么样的路况。

一对桥牌手约定,搔左耳表示“叫牌是假的,目的要迷惑对方”,这种约定违反桥牌规则,构成作弊。如果约定跳级叫4个梅花表示“问你几张A”,这就不违反规则,而且是一种惯例,不是作弊。

部落的成员们“约定”(虽然未经任何正式的会议),春季的第一场雷暴雨是举行某种舞蹈仪式的信号。

这样,任何可观察的事件,只要它的发生或者位置能加以控制,或者至少能作出预测,就能赋予任何意义,而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作为信号系统中的一个成分。这种信号系统的规约,人类差不多完全是通过使用语言或其复杂的衍生物(如文字等)建立的,不过有的时候表面上并不明显。至少我们必须承认,使事物或事件具有一定的信号价值的口头讨论,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非正式的。欧洲有些地方的年轻妇女不敢象在美国习常看到的那样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路;这种步态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见到的人

^① 保罗·李维厄(Paul Revere, 1735—1818)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爱国英雄。他是个银匠、雕版师。他和朋友相约,自动监视英军的动向。1775年4月18日夜,他从教堂屋顶的灯光得悉英军进犯,便从波士顿骑马奔往列克辛顿向独立军报警。

会立即把她划入轻佻的一类，或者就把她看成妓女。人们同意应该对这种步态赋予这个价值，这显然不是开会达成的，可是要产生一致的看法，总得有某种交际。有时，新的一致看法是通过文字或者电报之类的现代系统的交际而建立的。这一事实并不降低语言的关键作用。因为这些系统本身首先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所产生，已有人类语言的作用使它们的建立成为可能。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的文化全是上面论证的那种共同的规约。唯一具有丰富文化的动物恰恰也是唯一具有言语能力的动物，这不是偶然的。

这种把专门的信号价值赋予“事物或事件”的手法，如果本身是个言语形式，那就是我们主要关心的现象，即习语的创造。即使是习以为常地一再赋以大致相同的特殊价值的形式，我们在理论上也必须承认它有这种身分。比方主人在倒酒时说：Say when!（倒多少，您自己说！）或者有人在指挥一群人吊装重物时说：Lift when I say “Now”（我说“起！”就往上吊！），这里的when和now都变成了临时的习语。

类似的临时习语也出现在客厅魔术里。有这样一个节目：魔术师离开房间，观众和魔术师的助手约定一个城镇的名称让他猜。魔术师回到房间时，助手按照“是——吗？”的方式提出一连串问题，每次都说出一个地名。魔术师总是能够猜中。这个节目的关子是助手在答案的前一个问题里提一个包含动物名称的地名，如Deerfield, Mansville, Elkton等等。由于魔术师和他的助手的约定，这类地名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习语性价值。

36.4 习语的形成和派生；能产性

在语言学的专门文献中有把习语的形成和派生混为一谈的倾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要清楚地了解两者的区别，还要清楚地了解把它们混淆起来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用到能产性这个概念。任何模式（派生的，屈

折的，或句法的）的能产性就是说话人用来创造新的语法形式的相对自由度。例如，用/z s əz/形成英语名词的复数是高度能产的。加-ly产生副词是相当能产的；加-dom从一个名词形成另一个名词是很受限制的。

一种模式的能产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今天一些比较自由的模式，在五百年前是高度受限制的，同样也有相反的情况。此外还有短期的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风尚”。例如，二十来年前，当一种叫做cafeteria（自助餐馆）类型的饭馆遍及美国的时候，凡是带有自我服务成分的店铺在短期内纷纷改用类似形式的名称，如grocceteria（自选杂货铺），booteteria（自选鞋店），booketeria（自选书店），等等，总数超出一百种，其中的大多数现在完全被人们遗忘了。

把这些短暂的一时风尚撇在一边，我们发现，总的说来，句法模式能产性最大，屈折模式次之，派生模式最小。

不但如此，一个模式的能产性愈小，按照这个模式产生出来的新形式具有习语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愈大。有些习语确实包含着高度能产的模式，例如the coast is clear（道路已畅通无阻）^①。但是按照这个例子，用主谓模式创造一个新的习语就相当难。另一方面，让我们看看英语的派生后缀-ward或-wards。我们继承了十来个包含这个后缀的十分普通的词：northward(s)（朝北）之类表示罗盘方位的名称，inward(s)（朝里），backward(s)（向后），sunward(s)（朝着太阳），等等。我们不能自由地说：He walked tablewards（他朝桌子走去）或on my Chicagoward journey（在我去芝加哥的路上）。因此，当P.G. Wodehouse写出Lord Emsworth ambled off pigwards（埃默森爵士爷轻松地向猪窠走去）的时候，这种模式就超出了通常的范围而达到了某种特殊的效果：pigwards成了一个新的习语。

① The coast is clear, 原为走私贩用语，指沿途无危险或障碍。——译注

从上面我们看到派生和习语的形成之间为什么会产生混淆的一个原因：派生词干往往是习语，新创造的派生词干由于大多数派生模式能产性比较低而倾向于具有习语性价值。可是，尽管习语的形成和派生有联系，但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派生词干并不都有习语性；习语也并不总是派生词干。当前，用后缀 /-ij/ 形成形容词是相当能产的模式：出现了象 Chinesey (中国人的)，pavementy (街头的)，New Yorky (纽约的) 这样的新的组合，甚至出现了象 a paper-boxy sort of contraption (纸盒样的新玩意儿) 这样的派生短语。这些形式高度口语化，尚未进入书面语。但它们不是习语，因为它们的特殊价值依附于这个后缀，而不是分别地依附于每个新组合。awful (令人敬畏的) 既是派生词 (词干 awe- 和词缀 -ful)，又是一个习语。darts (投镖游戏) 作为一种游戏的名称，是把名词 dart (镖) 的通常的复数形式固定为一个习语，所以它是习语而不是派生词。

助长混淆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的兴趣趋于集中在小号层面的形成上，主要是集中在形态的形成上。这就遮住了人们的视线，看不到存在着大量的大号的习语——短语，象 blackboard，整句的话语，象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good men to come to the aid of the party (现在到了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来帮助党的时候了！)，或者甚至会话，例如：

太太：Are you copper-bottoming 'em, my man? (伙计，你在给它们安铜底吗？)

工匠：No, I'm aluminiuming 'em, mum. (不，太太，我在安钢精底。)

确实，当考察的尺码愈来愈大，习语就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将在第六十三章看到的可以合理地叫做文学的那类言辞。

注：

新术语：共时的和描写的这对术语暂时是同义词；我们在

§38.1 将把它们区分开来。同样，在§41.1之前我们把历时的和历史的这对术语也当作同义词。其他的新术语有：习语的规定语境，语法模式的能产性。

“American Speech”杂志有许多文章报道美国英语习语形成中变化着的风尚。风尚（大多是非语言的）曾由 A.L. Kroeber 仔细作过分析；特别见于 Kroeber 1919 年，Kroeber 和 Richardson 1940。

第三十七章 习语的类型

37.1 替代形式

我们在§36.1中说过,在新习语的形成中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最受欢迎的模式。形成习语的途径,有少数分布得很广,或者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其他的途径则是某种或者少数几种语言特有的。我们在这个题目上还只是星星点点地了解一些情况,没法作真正系统的考察,但我们要尽可能总括地来谈谈这个问题。

复指替代形式 (§30.1) 按定义就是在每一新的语境中几乎都出现为具有新的习语价值的形式。如果我完全脱离语境地说 *He didn't get here on time* (他没有准时到这儿), 你就不知道我说的是谁, 只知道 *he* 是阳性的, 或许是人。有了语境, 前面的话或非言语的环境因素就确定替代形式 *he* 指的是哪个特定的男人 (或者, 也许是雄性动物), 直到新的情况告诉你 *he* 改变了所指的对象。当然, 这样的规定能够迅速地、经常地改变。

或许要划入替代形式的数也同样地改变具体所指的事物。

“三”能回答很不相同的问题, 你有几个孩子? 你几岁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那块烤肉重几磅? 那是在第几页? 二加一是多少?

这种不断的转移有资格算作习语的形成, 不过不能积累起来改变语言的语法模式。这种表现方式正是复指替代形式的性质决定的。要改变语言的语法模式, 替代形式就得改变自己的联结领域或类型 (§30.3), 或两者都改变。

可是, 替代形式也不是没有比较常见的那种专指的惯用法。

在英语中，it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惯用为名词，意思是“性，性感”，现在它也是名词，意思是“在捉迷藏中追人的那个傻瓜”。[在she-camel (母骆驼)，he-man (具有男性魅力的人)，Is your cat a he or a she (你的猫是公的还是母的?)]中，he和she也有惯用法。弗洛伊德写的一本书，英文书名The Ego and the Id并不包含替代形式的惯用法；但德文原文的书名是Das Ich und das Es，这普通的德语代名词ich (我)和es (它)，则具有特殊的用法。^①当新闻广播员说：Good night and thirty (晚安，完了)时，这个thirty^②并不指两个十五。

37.2 专有名称

任何人类社会都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创造习语的活动，叫做命名。人有名称，地方有名称，有时个别的动物、精灵、运载工具也有名称。命名有种种正式规定的礼节，它们的细节是人类学家感兴趣的，在这里，我们只谈纯粹语言的方面。

如果语言中有类似名词的词类，那么名称差不多总是名词，只有地名有时出现为方位虚词。可是在实际命名之前，准备使用的语言形式不一定有名词的身分。我们都听到过印第安人有这样的名字：Sitting Bull (“坐着的公牛”，这是实有的)或Big Chief Rain-in-the Face (“扑面雨大头领”，这是虚构的)；这是用英语来反映许多印第安语言里的地道的习惯。梅诺米尼语有这样的男人名字：/s.kosews.t/，字面意思是“他把人吊起来”，/ana.hko.hssh/ “小屋”，/ana.ma.nahkwat/ “云下”，/wass.ʔs.pet/ “他坐在巢穴上”，/awa.nohape.w/ “他坐在

① 弗洛伊德 (S. Freud, 1856—1939) 于1923年出版了一本书，德文书名Das Ich und das Es，英文译本的书名是The Ego and the Id (因为英语的I和It不能单说，英文译本就借用了拉丁语的Ego和Id对译德语的Ich[我]和Es[它])，中文书名应译为《自我和伊德》(Id亦可译为“原我”)。——译注

② thirty是新闻通讯中使用的词语，意思是“完了，结束”。——译注